#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求賢　命使

求賢

古之爲邦令聞長世者曷嘗不諮訪幽仄詳求髦彦以熙王濟俗者哉自南紀建國汔于高齊朱梁莫不延釆逋逸網羅俊乂俾有位以論薦命輶軒而詢察勤勤懇

緫形於詔令皆所以踐聖哲之風軌隆政教之元本收一代之材濟當世之務者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詔曰周宗以寧實繇多士漢室之隆亦資得人朕寢寤樂賢為日已久而則哲難偕明揚莫効用令遺才在野管庫虛朝永懷前載慙德深矣夫舉爾所知宣尼之彝訓貢士任官先代之成準便可宣勑内外各有薦舉當依方銓引以觀厥用

孝武帝大明六年詔下四方旌賞茂異其有懷真抱素

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當世或識通古今才經軍國
奉公廉直高譽在民者具以名奏
前廢帝景和元年八月旣誅太宰江夏王義恭等詔曰
昔凝神佇逸磻溪讚道湛慮思才傅巖毗化朕位御三
極風澄萬寓資鈇電斷正夘斯戮思所以仰宣遺烈俯
弘景祚每結夢庖㞐瞻言版築有劬日昃無忘昧旦可
甄訪郡國揖聘閭部其有孝性忠節幽居遯棲信誠義
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務加旌舉隨才引擢

庶官方克順彝倫咸敘主者精加詳括稱朕意焉
明帝泰始二年詔曰林澤貞栖丘園耿潔博洽古今敦
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盡搜揚具即以聞隨就褒立
五年九月己未詔曰夫箕潁之操振古所貴沖素之風
哲王攸重朕屬横流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翦亂日不
暇給今雖關梁蕩譌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
崇廉耻用静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竚歎其有貞栖
隱約息事衡樊鑿坯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

俗者在所精加搜括特以名聞將貢園翎德茂昭厥禮

羣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

後廢帝即位初詔曰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良

前書稱盛朕以冲昧嗣膺寶業思欲仰述聖猷勉弘政

道興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

友門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釣隱釆耕牧足以整厲澆

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佇帛俟聞嘉

薦

順帝昇明元年詔曰昔聖王既沒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詖人諛然猶正士比轂奇才接軫朕纂運金樞篡靈瑶極負扆巡政日晏忘疲永言興替望古盈虛姬夏前載猶傳訓謨漢魏餘文布在方册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創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州郡搜揚幽仄標採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茂異庶野無遺彥永激遐芬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詔王公卿士各舉所知隨方登敘

八年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

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明帝建武二年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詔遣內侍周省四方訪賢舉滯

若懷寶迷邦縕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依名騰

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屆如朕親覽

五年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彫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絶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豈其岳瀆鍾靈偏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非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炤屈於堂户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邦族内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十四年正月南郊詔曰朕躬祗明祀昭事上靈臨行宫而登泰壇服衮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

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逺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才方正孝悌力田並即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

普通三年五月詔連帥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七年四月詔在位羣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州年舉二人大郡一人

太清元年正月詔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丘壑聞達不求咸使上言以時招聘

二年正月詔在位各舉所知

四月詔在朝及州郡各舉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禮送京師

五月詔曰為國在於多士寧下寄於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闕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規救獻可替否用相啓沃班下方岳旁求俊乂窮其屠釣盡其

巖穴以時奏聞

敬帝太平元年九月詔殊才異行所在奏聞

陳文帝天嘉元年詔曰朕以眇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寔深而庶績未康胥怨猶結延佇賢良發於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言可求何嘗不褒奬抽揚緘書紳帶而傳巖虛往空谷尚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豈當有乘則哲使華澤遺才將時運澆流今不逮古側食常懷寢興增歎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啓薦梁前征西從事中郎

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部王暹並世冑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並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屈庶衆才必舉大厦可成使棫樸載歌由庚在詠

宣帝大建四年秋九月辛亥大赦天下詔曰與善從諫在上之明規進賢謁言為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守寳位雖世襲隆平治非寧一辨方分職旰食早衣旁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運匪薦讜言

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朱雲摧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為難值至如衣褐以見擔簦以遊或耆艾絶倫或妙年異等于時而不偶左右莫之譽黑貂故敝黄金且殫終其滯淹可為太息又貴為百辟賤有十品工拙並騖勸沮莫分街謡徒壅廷議斯闕寔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治何迺爽與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乖舛朝政紕蠹正色直辭有犯無隱蕉各舉所知隨才明試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别矢

言侯兹黜陟

後主即位初詔曰夫體國經野長世字甿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於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適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繇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昏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繇暫安拱默敢忘康濟思所以登顯髦彦式備周行但勞宵夢屬勤史卜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申旦凝慮景夜損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内外衆

官九品以上可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使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賔戲以自憐草容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兹天路趨銅馳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員訪之矩矱北齊孝昭皇帝皇建二年詔内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舍人每二年之内各舉一人

後主天統三年太上皇帝詔京師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録事各舉一人

武平三年詔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鑒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吏

備禮邀致冀無遺逸之恨
二年七月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牢
籠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
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下位
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顯立功勞別加遷
陟
三年制自開創已來凡有赦書德音節文內皆委諸道
搜訪賢良尚慮所在長吏未切薦揚其有卓犖不羈沉

潛用晦負王覇之業藴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奥機籌可以制變經術可以辨疑一事軼羣一才拔俗並令招聘旋具奏聞然後試其所長待以不次所貴牢籠俊傑採摭英翹

四年九月下詔曰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為人父母孰比禹湯睿謀高出於古先聖德普聞於天下尚或卑躬待士屈己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恐片善之韜藏延爵禄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為

政樂在進賢蓋繇國有萬幾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宵分輟寐日旰忘飡思共力於廟謀庶永清於王道而乃朝廷之内或未盡於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於竒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豈無英竒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勲髙翊世或才號知人必於塗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喻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髙官美秩諒無求備唯在得人如有卓犖不羈沉潜自負通霸

王之上畧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羣亦當捨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寧限九流温良恭儉之人難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翹渴仍從别勑處分

命使

周官有瑞節之制小雅著皇華之詠至於四方安車之適八月輶軒之舉皆命使之謂也自建康數代以訖于

魏齊朱梁曷嘗不順考古道疇咨令典濬發明詔臨遣使臣宣布德澤班示政令糾吏治之得失詢民瓺之疾苦賑災荒以施惠索亡叛以詰姦觀省風俗搜揚逋遯察獄犴以盡欽恤之旨勞屯戍以申賜賚之命是皆古先令王明達其視聽兢業於幾微之意也斯為邦之要道昭德之丕訓者歟

吳景帝永安四年八月遣光禄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後主鳳皇三年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
亡叛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即位丁丑詔曰古之王者
廵狩省方躬覽民物捜揚幽隱拯災邺患用能風澤遐
被遠至邇安朕以寡闇道謝前哲因受終之期託兆庶
之上鑒寐屬慮思求民瘼才弱事艱若無津濟夕惕永
念心馳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賢舉善問所疾苦
其有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治未允民聽者皆當

具以事聞方事之宜無失厥中暢朝廷乃眷之旨宣下
民壅隔之情
文帝元嘉三年正月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廵行
天下通直散騎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使揚州尚
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郎甄法崇使荆州員外散騎常
侍范雍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
南北二豫州撫軍叅軍王歆之使徐州冗從僕射車宗
使青兖州國子博士裴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

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熋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容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廵功羣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頫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暗屬承洪業寅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深谷懼國俗陵頹民風凋偽眚厲違和水旱傷業雖躬勤庶

事思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
聞豈誠素弗孚使羣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
時多難王道未一卜征之禮廢而未脩眷彼氓庶無忘
攸恤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命四方周行邦邑親見
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
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為
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
敬事無隋尒乃力其有咨謀遠圖讜言中誠陳之使者無

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朂之稱朕意焉五月乙巳詔曰夫哲王宰世廣達四聰猶巡嶽省方採風觀政所以情偽必審幽遐罔滯王澤無壅九臯有聞者也朕以寡薄猥纂洪緒雖永念治道志存昧旦願言傳巖發想宵寐而丘園之秀藏器未臻物情民隱尚隔親聽乃眷區域輟寢忘飡今氛祲祛蕩宇内寧晏旌賢弘化於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稱職之良圭蓽一介之善悉須列奏勿或有遺若刑獄不卹政治

乖謬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其高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與郡縣優量賑給博採輿誦廣納嘉謀務盡銜命之旨俾若朕親覽焉

八年閏六月揚州旱乙巳遣侍御史省獄訟申調役

九年六月詔曰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壅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

十二年東諸郡大水人民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光三百以司徒左西掾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及尚

書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常侍廵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五月庚辰詔曰天步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構永固而氣數時愆朕以眇身奄承皇業奉尋歷命鑒寢震懷萬邦風政人治之本感念凌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廵省方俗

閏六月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廵行風俗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即位詔曰朕龕亂寧民屬膺景

祚鴻製初造華道維新而國故頻罹仁澤徧壅每鑒昧
疚心罔識攸濟巡方問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廣求
民瘼考守宰之良採衡閭之善若獄犴淹枉傷民害教
者具以事聞鰥寡孤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
量賑給貞婦孝子高行力田詳悉條奏博詢輿誦廣納
嘉謀每盡皇華之旨俾若朕親覽焉
三年八月丙午遣吏部尚書褚淵㦸勞緣淮將帥隨宜
量賜

後廢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即位六月壬辰詔曰夫興王經制寔先民隱方求廣教刑於四維朕以筦眇夙膺寶歷永言民政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鑒寢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謠問其疾苦令民閒有法不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威惠可紀廉勤允著依事騰聞如獄訟誣枉職事紕繆情公存私害民利已者無或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廵省之道務令精治深檢行識俾若朕親覽焉

元徽元年九月壬午詔曰我國賦稅蓋有常品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乖往昔淮湘江州糧運偏積調役既繁庶徒彌擾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力弊歲月逾甚永言矜歎情兼宵寢可遣使到所明加詳察其輸違舊令役非公限者並即蠲改具條以聞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五月丙辰詔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行四方以交寧道遠不遣使

二年二月遣大使巡㳙淮淝徐豫邉民尤貧遘難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賑邺又遣右衛將軍給事中呂安國出司州案集民戸詔曰郢司之間流雜繁廣宜並加區判定其隸屬叅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蹔往經理

三年十二月命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諸州郡觀省風俗焉

海陵王以延興元年七月丁酉即位八月甲辰詔遣大使巡行風俗

梁高祖天建元年四月即位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廵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道於緝熈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于治方籍代終之運當握符之重取鑒前古懷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徳去殺勝殘觧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昭遠智不周物兼以歳之不易未遑卜征興言夕惕無忘鑒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謡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

忘公徇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緼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屆如朕親覽焉

三年六月詔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下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畢達末代風彫久曠兹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踟蹰情同再撫總攬九州遠近人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懷冤抱理莫繇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

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廵行州部其有深冤鉅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依原自列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遊聽遠聞事均親覧

敬帝太平元年二月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使廵省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已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下璽書勑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羲所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沸騰

西都蕩覆蕭勃干紀非惟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篡賊約連兵江左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自有氤氲混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離未能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清諸越徐門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乗山所在戡定冐愬風塵騁馳師旅六延梁祀十剪強寇豈曰人謀皆繇天啓梁氏以天禄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

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
天命難稽遂亨嘉祚今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桐但
有慙德自梁氏將末頻月亢陽大運斯終秋霖奄降翌
日成禮圜丘宿設埃雲晚霽星象夜張朝景重輪泣三
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帶五色之卿雲顧惟寡薄彌慙休
祉昧旦丕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割符
名守方寄恤隱玉歷惟新念有欣慶想深求民瘼務在
廉平慶惠以撫孤貧威刑以禦狡猾若有萑蒲之盜或

犯戎商山谷之首擅強幽險皆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今遣使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互相自保帝患之令黄門侍郎蕭乾往諭之謂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歸附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遣使者宣勞四方

二月遣使者齎糧璽書宣勞四方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

二年六月分遣大使廵行州郡省理寃屈

六年四月詔曰戢情懐善有國之令圖拯弊救危聖範之通訓近命師薄伐義在濟民青齊舊隸膠光部落久患凶戎爭歸有道弃彼農桑忘其衣食而大軍未接中途止憇朐山黄郭車營布滿扶老携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病疾不免流離可遣大使精加憫撫仍出陽平倉穀拯其懸罄并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鼈等屯適意修墾

後主至德二年正月分遣大使巡省風俗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十二月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為大使巡諭天下

三年十一月詔遣使巡檢河北移饑人

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山東黜陟大使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戊午即位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勅長吏厲以廉平興利除

害務存安静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遣李奬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

廢帝以天保十年十月即位十一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民疾苦

孝昭帝以皇建元年八月壬午即位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武成帝以太寧元年十一月即位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

河清三年九月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免其租調

後主天統五年七月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内偏旱者優免租調

梁太祖乾化元年十二月命大理卿王鄯使于安南左散騎常侍吴藹使于朗州皆以旌節官告錫之也又命將作少監姜弘道為朗州旌節官告使副

册府元龜卷二百十三

冊府元龜卷二百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權略　訓兵

權略

夫濟多難建大業以安反側集事機葢有任夫權譎者焉故其智不足仲尼之所非以奇用兵老氏之攸述而況天保未定世故糾紛專據一方抗衡上國或經綸伊

始戰鬭未寧或維御方物統制斯在乃有反乎常道畜乎英畧理絶於倖揣事等於符契終能成經世之務申除惡之志應變之術良可稱焉雖復捨正從譎受譏於春秋期於反經合道有濟乎當世易之見幾而作傳之好謀而成者皆是之謂矣

蜀先主初在吳時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孫權取蜀權以咨先主先主内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輔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

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寛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先主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初魏太祖始征柳城先主説劉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表謂先主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先主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先主既得成都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吳大帝初為吳侯漢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出濡須作

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没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耳勑軍中皆嚴精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廻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偏將軍全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吕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

表不答及擒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二十五年魏文帝受漢禪權聞魏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僣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倨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倨則必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絶蜀而專事魏魏封權為吳王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

公亦受項羽拜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耶遂受之又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楷往與盟誓幷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吕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内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魏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

從横之志降身奉國以享兹祚自君策名以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國語云狸埋之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逺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以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恠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

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欵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勑諸君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効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畧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没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牋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

情始通公私契濶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
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
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
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
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綏撫東土而中間
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所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
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梟獲關羽功効
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陛下踐祚威仁流
邁私懷情願未蒙照察梁寓來到具知陛下不遂疏遠
必欲撫録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
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
察慺慺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
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
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
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
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間

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預聞知約勅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横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繇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没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悦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吴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耶遂流涕沾襟及與周别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闇分

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絶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徙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心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嘗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宣布惟恐赤心不克暢達是以俱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于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令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

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身不用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黃武二年八月魏文帝在廣陵吳人大駭權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孫休永安元年大將軍孫綝秉政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

數加賞賜十一月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欵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寮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等告廟人各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多煩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恩者綝之弟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寮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伏誅

宋高祖武帝初參劉牢之軍事孫恩頻攻句章帝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帝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帝乃選敢死之士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並鼓譟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而奔之並棄甲散走斬其大帥姚盛雖連戰剋勝然衆寡不敵帝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帝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恩

知城不可下乃進向滬瀆帝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帝曰賊兵甚精以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破我軍可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裕多設伏兵兼置旗皷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舉旗鳴皷賊謂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奔為賊所没帝且戰且退賊盛所領死傷且盡帝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脱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帝因呼更戰氣色甚

猛賊衆以為然乃引軍去帝徐歸然後散兵稍集

南齊太祖初迎立順帝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黄回與司徒袁粲相結舉事粲據石頭回頓新亭聞石頭鼓噪率兵來赴之朱雀航有戍軍受節度不聽夜過會石頭已平因稱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撫之甚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後終誅之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太祖與征虜將軍王廣之書曰黄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啓

聞正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令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

薛淵爲冠軍將軍魏遣薛道摽寇壽春帝以道摽淵之親近勑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摽兒婦並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可多方誤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爲淵書與道摽示購之之意魏得書果追道摽遣他將代之

武帝不豫時後魏侵邊帝慮朝野憂惶乃力疾召樂府

奏正聲伎

梁高祖義師起陳伯之為齊冠軍據潯陽以距義師及衆軍次潯陽然後歸附與衆俱下伯之頓離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後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遣刺客殺

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

呂僧珍為前軍將軍直殿省孫文川等作亂進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僧珍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高祖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川斬于東市

北齊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豫之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

初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為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

文襄東魏孝静帝武定中為大將軍時侯景據河南反令韓軌討之不克文襄欲間景於梁乃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以圖南為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

朱梁太祖乾寧中急攻兖鄆朱瑄求援於太原時李克用遣大將李存信率師赴之假道於魏屯於莘縣存信御軍無法稍侵魏之芻牧羅弘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謂弘信曰太原志吞河朔廻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懼乃歸款於太祖仍出師三萬攻李存信敗之未幾李克用領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屬邑多拔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於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於弘信斬之晉軍乃退是時太祖方圖兖鄆慮弘信離貳每歲

時賂遺必卑辭厚禮弘信每有答貺太祖必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遇之故弘信以為厚己

開平五年二月以蔡州順化軍指揮使王存儼權知軍州事蔡人士習叛逆刺史張慎思又裒斂無狀帝追慎思至京而久未命代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乘虚作亂因縱火驅擁為度淮計存儼誅行琮而撫遏其衆都將鄭遵與其下奉存儼為主而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守博

王友文不先請遂討其亂兵至鄜陵上聞之曰誅行琮功也然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蔡必速飛矣遂馳使還軍而擢授存儼蔡人安之

乾化元年以權知輝州事前鄆州支使檢校金部郎中段知新為輝州刺史仍進階超至銀青光禄大夫進官超至檢校工部尚書武威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帝英果迅邁顧事之繇于司存者皆逶迤不速意甚惡之况肇樹丕搆方以肥養生物忽一赤縣為念故戎將之超

寵異數咸宜發宸旨靡縻宰司用之以激諸勇毅冀夫急效亦王者之權道也

末帝貞明初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獻議於帝曰魏博六州精兵數萬蠹害唐室百有餘年羅紹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含怒太祖曰未屬纊師厚即肆陰謀蓋以地廣兵彊得肆其志不如分削使如身使臂即無不從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之人不為師厚邪若分割相魏為兩鎮則朝廷無北顧之患矣帝曰善詔以

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軍節度使遣劉鄩率兵六萬屯河朔詔曰分疆裂土雖賞勲勞建節屯師亦從機便比者魏博一鎮廵屬六州為河朔之大藩實國家之巨屏所分憂寄允為重難將叶事機須期通濟但緣鎮定賊境最為魏博親隣其次相衛兩州皆控澤潞山口兩道並連於并晉分頭常寇於魏封既須日有枝梧未若俱分節制免勞兵力困奔命於兩途稍泰人心俾安居於終日其相州宜建節為昭德軍以澶衛兩州為

屬郡以張筠為相州節度使

訓兵

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周禮大司馬之職掌仲春教振旅皆所以訓戎政而簡軍實也自江左建國以逮夫宋梁莫不循經武之制舉治兵之典或考禮於前代或寓令於游畋或閱水戰之備或參華戎之選至迺躬秉武節以明乎申律近處禁囿聿勤於肄習繇是少長有敘卒乘競勸允符申儆之義以成

式遏之業故仲尼有言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斯可監也已

吳廢帝亮始親政事時孫綝專政亮乃取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宋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講武於宣武堂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臨玄武館閲武

十六年正月戊寅於北郊閲武

二十年二月於白下閲武

二十五年二月詔曰安不忘危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常典故服訓明耻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武場始成便可克日大習衆軍當因郊獮肆武講事

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塲主者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

百官備辦設行宫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備槊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

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曹郎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曹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糺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内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内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為再嚴

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閤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内次直侍中次直黃門

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與正直黄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贊跸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廻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鈒戟虎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幔省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内外從官以及虎

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鈒戟抄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典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護軍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

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
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厨列言統曹正厨置
樽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奏
嚴從官還著朱服鈒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
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黒介幘單衣正次直侍
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軍校進夾御正直侍中跪
奏還宫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登
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

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廻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乗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如常儀正直侍中奏解嚴

孝武孝建二年九月丁亥於宣武場閲武

大明五年二月閲武詔曰昔人稱人道何先於兵為首雖淹紀勿用忘之必危朕以聽覽餘閒因時講事坐作

有儀進退無爽軍幢以下普量班錫

七年正月詔曰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誥書于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榮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克日於玄武湖大閱水師幷巡江

右講武校獵十月戊申幸南豫州癸巳習水軍於梁山

南齊武帝永明二年八月幸玄武湖講武

四月正月幸宣武堂講武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禮領馭羣帥可量班賜

六年九月幸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

九年九月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十年十月幸玄武湖講武

梁武帝大同四年九月閲武于樂遊苑

陳文帝天嘉元年八月幸正陽堂閲武

宣帝大建十一年八月丁卯幸大壯觀大閲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于瓜步江帝登玄武門歡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遊

苑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戊寅還宫

後主至德四年九月甲午幸玄武湖肄樓艦閲武

北齊文宣帝受魏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内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幸繁臺因農隙以講武事

二年三月幸澤州甲申登東北隅逍遥樓蒐閲騎乗旌甲滿野

七月幸高僧臺閱禁衛六軍
十一月出開明門登高僧臺閱兵
三年三月幸右軍舊杏園講武
十一月幸榆林坡閱兵教諸部馬步兵
四年正月帝出師子門至榆林坡下閱教
二月帝出師子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
十月幸開化門大閱軍實
十二月親閱禁軍命格鬭于教馬亭

乾化元年八月庚申幸保寧殿閱天興控鶴兵事軍使將校各有賜丙子閱四番將軍及親衛兵士於天津橋南至龍門廣化寺戊寅幸興安鞠場大教閱帝自指麾無不踴抃坐作進退聲振宫掖

十月帝北征駐蹕相州癸丑閱武於州闉之南樓丙子帝御城東教場閱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太尉楊師厚總領鐵馬步甲十萬廣亘十數里陳焉士卒之雄鋭部隊之嚴肅旌旗之雜遝戈甲之照曜屹若山嶽勢

動天地帝甚悅焉即命丞相洎文武從臣列侍賜食逮晚方歸

二年三月甲午幸貝州之東闉閱武乙未帝復幸東闉閱騎軍

册府元龜卷二百十四

#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二百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招懷　　和好　　却貢獻

## 招懷

傳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是知有國者務輯寧於初附將誘致於來者而外示其優禮而内彰乎大度俾危疑者得自安之地翔引者無失所之嗟誠接物之宏猷經

遠之大畧也自漢氏之末羣雄並起玄德奮於庸蜀孫氏據有江東其餘趦趄陸梁往往而在莫不懷去就之分審廢興之命跨州連郡以待所歸於是析珪以慰其心遣使以達其意或委質以從命或脩貢以稱藩故能撫有其民人恢拓乎疆宇鼎峙之業雄視二隅緜宋齊以還南北分壤逮夫高齊至於梁氏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反側之子改過自新咸用接納存卹俾其安集斯誠

君國者之永圖哉

蜀先主初圍劉璋於成都時偏將軍馬超領其父騰部曲依張魯魯不與計事內懷於邑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又云先主使李恢至廣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

黄權為劉璋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劉璋稽服而詣降先主假權偏將軍

吳大帝初為吳侯建安十五年遣步隲為交州刺史時

士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隲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帝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帝以為武昌太守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門等率郡人民遥使東附帝益嘉之遷衛將軍弟合浦太守壹時貢馬凡數百疋帝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

嘉禾元年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大帝并獻貂馬帝大悦加淵爵位二年

春正月詔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為燕王
宋高祖初為晉太尉垣遵與其弟苗並為南燕慕容超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
孝武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為揚州刺史在會稽遣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帝遣殿中侍御史吴喜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羣賊賊即日歸降

明帝即位初南雍州刺史袁顗與晉安王子勛同反帝使朝士遺顗書曰夫夷陂相因興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歷有歸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既天地俱憤義勇同奮克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庶民見來蘇之泰吾等薙免刀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

擊壤聖世汝雖劬勞於外迹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壓吾子道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昵近皮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艢俱盡自非聖上廟筭靈圖俛首遜避維持内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為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熟念旣天道輔順百姓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

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毓黔首若不
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搆慝妄懷窺覬成軫
惑燕貫高亂趙譏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
世襲多見前載縣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
尉之純槩相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
無悵恨若疑誑所至邪詖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
食若自延過聽迷途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
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豉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掉

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誰吾等並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改觀蓬門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羲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時也奈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歸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疢裁書表意爾其圖之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顗舅領軍將軍袁粲是顗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後又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歷觀古今險之與强何嘗可恃自朕踐祚塗路梗

塞卿无繇奉表未經為臣令追蹤竇融猶未為晚也

沈文秀為青州刺史與晋安王子勛同反泰始二年八月子勛平帝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問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

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海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

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懐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

諸逆節親為戎首一不加罪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别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唯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墓旣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令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崔道固為二州刺史與沈文秀同逆會四方平定明帝遣使宣慰道固奉詔歸順殷琰為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亦同子勛反叛其將留胡敗走尋陽平定明帝遣琰參軍杜叔寶之從父弟季文

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乃信汝恐為人所誑耳叔寶閉絶子勛敗問有傳者即殺之時琰子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帝送邈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問自建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為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内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後帝以南賊降者送琰城下令與城内交言繇是人情沮喪琰遂降

韋珍奇為汝南郡司馬同殷琰反琰降珍奇據城招魏

留勔與珍奇書勸令反魏珍奇乃與子超越羽林監垣式寳於譙殺魏子都贊拔等凡三千餘人勔馳驛以聞明帝大喜以珍奇為使持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食邑千户

蕭惠開為平西將軍都督益寧二州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蒸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

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為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没峽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為氐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為治多任刑誅蜀士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没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内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

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明帝以蜀土險遠
赦其誅責遣惠開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
旣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不
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
奉旨歸順城圍得解及還都明帝待之益厚時帝遣惠
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獎
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
燕句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

十萬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為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啟路絶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啟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啟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出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縣獄遣使至帝令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長史南郡太守

後廢帝元㣲中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祇惕兢懷憂中增感王世武至德元㣲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逕熱想比平安又卿乃誠遥著保寳遐疆命詔升㣲號以酬忠欵遣王世武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

馬等物巻至今往別牒錦綿紫碧緑黄青等各十疋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詔曰交阯北景獨隔書朔斯乃前
運方季負海不朝因迷遂往歸欵莫懿曲赦交州部内李
叔獻一人即撫南土文武詳才選用并遣大使宣揚朝
恩以試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獻為交州刺史
東昏侯永元三年後魏東徐州刺史沈陵降以為北徐
州刺史
梁高祖天監十三年後魏太常博士崔靈恩歸國高祖

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常侍

元顧達魏支庶也天監中為後魏司州刺史因大軍北伐攻義陽顧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侍中

王神念太原郡人天監中以後魏穎川守據郡歸款封南城侯青冀二州刺史

元法僧為後魏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普通六年以彭城內附授司空封始安王法僧魏氏支屬鎮彭城是時魏室亂遂據鎮稱帝魏討之乃歸款請為附庸高祖遣奉

朝請陳慶之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及還朝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賜法僧甲第女樂金帛遷太尉

元樹字君立後魏近屬也仕魏為宗正卿爾朱榮亂歸國封為鄴王鎮北將軍

羊侃為魏征東大將軍大通三年歸國詔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悅元皆拜為刺史

胡僧祐為魏銀青光禄大夫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南歸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主帥使之送魏北海王元

顥入雒陽僧祐又南歸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

侯景為魏司徒太清元年求以豫廣頴雒陽西揚東荆北荆襄東豫南兖齊等十三州内屬高祖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遣同州刺史羊鴉仁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之

孝元帝時湘州刺史王琳以平侯景之勲第一縱暴於建業王僧辯啓請誅之琳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帝以琳下吏使廷尉卿黄羅漢大

舟卿張載宣喻琳軍納等及軍人縶羅漢殺載帝遣僧辯討納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帝乃鎖琳送僧辯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

陳高祖永定元年以晉安太守陳寶應為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寶應梁末為晉安

太守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於會稽貢獻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梁湘州刺史王琳立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六月詔侯瑱討之又遣吏部尚書謝哲諭琳琳請還鎮湘州詔追衆軍緩其伐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糾率鄉人保新蔡及晉熈等五郡及王琳據有上流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等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

受之遷延顧望皆不欲降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濳師
襲之不能克濟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
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
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恐為已患頻遣使招誘
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遣擊於齊共為表裏齊遣清
河王髙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
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髙祖髙祖見
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鎮撫下流願為藩屏

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咸以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

宣帝大建十二年八月周使持節上柱國鄖州總管滎陽郡公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儇岳等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涓水等八鎮内附詔以消難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總督安隨等九州八鎮諸

軍事車騎將軍司空封隨郡公給鼓吹女樂各一部
東魏孝靜帝興和二年五月西魏行臺宫延和峽州刺
史元慶率户内屬置之河北新附賑廪各有差
武定七年正月梁北徐州刺史湘山侯蕭正表以鎮内
附封蘭陵郡公吳郡王
北齊神武為東魏大將軍爾朱榮都督濟州刺史張瓊
因爾朱兆敗歸神武用為汾州刺史
堯雄初仕後魏為燕州刺史隨爾朱兆敗於廣阿遂率

所部據定州以歸神武時雄從兄傑爾朱兆用為滄州刺史至瀛州知兆敗亦遣使歸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欵便留傑行瀛州事尋以雄為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以代傑

王則初隷爾朱仲遠為征虜將軍仲遠敗始歸神武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慕容紹宗初為爾朱兆長史神武從鄴討兆於晉陽兆窘急走赤洪嶺自縊而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神武追

至遂擒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

可朱渾元後魏末為渭州刺史侯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賀拔岳所部還共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為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既早為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神武隂相往來周文攻圍忌元智勇知元懐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

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渥女壻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以神武英武非常克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神武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金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足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任延敬廣寧人初從葛榮為賊榮署為王甚見委任榮

敗延敬擁所部先降拜鎮遠將軍廣寧太守
文襄初為東魏大將軍封渤海王時侯景據河南反令
韓軌等討之不克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
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
為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濶夷
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自為國士
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效況其重
於此乎嘗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為秦晉之匹

共成劉范之親況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乃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為無端之説遂懐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閫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扶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緣權奪志在忘私聊

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克復即欲乘機席卷
縣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今寒膠
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罸器械精新士馬强
盛内外感恩上下戮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
望埃塵相接勢如渥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
者轉禍為福寧人負我我不負人當開從善之徒使有
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槖還闕者當即相授豫州
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禄位退

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埸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為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為强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絶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孤于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不知此語為虚為實吉凶之

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曲布衣本乘藝用出身為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枹鼓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孌倖弄權心腹離二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鈇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懸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為之但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於比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禄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禄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谷授制於人當似教僕賢蔡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

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含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强身之陷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鑒輕重錄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强殷憂啟聖處危何若況今梁道邑無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祲以拯黎元東覇甌越西通泝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捲枯榦必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而為弱誰足稱雄又見証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强百里出虞入秦斯覇皆昏明繇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赴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於前途不覺抗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為福已脫網羅彼常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克復中原荆襄廣稹

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為君計者莫若割地而和三分鼎峙燕魏趙晉足相俸禄齊魯宋衛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聘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方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說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公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之不能殺之無損復加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仇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

文宣帝天保六年梁司徒都督郢州刺史陸法和舉州

來降帝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以西南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苞為郢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造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苞兄弟入朝帝問其奇術虛心相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三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卒術謂曰公既萬里歸城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

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州刺史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茝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差等

梁太祖開平二年九月帝西幸至於陝幽州都將康君紹等十人自蕃賊寨内來投又幽州騎將高彦章八十人騎先在并州乃於晉州軍前來降至是到行在皆賜分物衣服放歸本道以示懷服

三年二月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奏延州都指揮使高萬興部領節級家累三十八人來降三月以萬興檢校司徒為丹延等州安撫招誘等使又八月制左憑背叛元惡逋逃如聞相濟之徒多是脅從之輩若能迴心向國轉禍全身當與加恩必不問罪仍令同華雍等州切加招諭如能梟斬温韜或以鎮寨歸化必加厚賞仍獎官班兼委本界招復人户切加安存

閏八月襄陽叛將李供差小將進表帝示以含弘特賜

勅書慰諭

四年二月賜潞州投歸軍馬張行恭錦服銀帶并食

五年二月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呈虔州刺史盧延昌䇿表虔州北支郡也兵甚銳自得韶州益强大昇為百勝軍使始洪州之陷盧光稠願收復使府立功自効上因兼授江西觀察留後光稠卒復命延昌領州事方伯亦頗慰薦揚渭遣人為署爵秩延昌佯受官牒禮遣其使因胡南自表其事曰郡小寇迫欲緩其姦謀且開導

貢路非敢貳也以其為制來自陳上覽奏曰我方有北事不可不爾甚加撫卹尋兼授鎮南將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命使慰勞

乾化元年六月乙卯命北面都招討使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出屯邢雒丁巳鎮定鈔我蕩陰詔曰常山背義易水傚尤誘其蕃戎動我邊鄙南侵相魏東出邢雒是用遣將徂征為人除害但初須赦令不欲食言宥而伐之諒非獲已況聞謀始不自帥臣致此厲階並繇奸佞

蓄通人使潛結犬戎既懼罪誅乃生離叛今雖行討伐已舉師徒亦開詔諭之門不阻歸降之路矧又王鎔處置未曾削爵除名若翻然改圖不遠而復必仍舊貫當保前功如有率衆向明扶州效順亦行殊賞冀獨來情免令受弊於疲民用示惟新於汚俗宜令行營都招討使及陳暉軍前准此勅文欲加招諭將安衆懼特舉明恩鎮州只罪李宏規一人其餘一切不問

末帝貞明元年三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保衡

楊崇本養子崇本又李茂貞養子任邠州二十餘年去歲為其子彥魯所毒彥魯權知州事五十餘日保衡殺彥魯送欵於帝即以保衡為華州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為邠州節度使

和好

自三代之季天綂棄絶皇綱不振豪傑並立干戈日熾禹跡幅裂互奪我疆綵犬吠尭各是其主執未服德民思息肩則必奉春秋之盟以修鄰好達往来之使申其

聘禮用和為貴無言不酧恵養疲甿保守封畧力穡以滋其調度通商以便其有無至於天災流行交相救邮顧諶靈命賔諸鬼神蓋以隨時之大義弭兵之良術也

蜀先主之得成都也吳孫權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凉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吕蒙襲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闗侯入益陽會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

州權使大中大夫鄭泉來聘因謂其羣臣曰近得玄德書（玄德先主字）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

章武二年先主侵吳為吳所敗先主駐白帝大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

後主建興元年吳遣信都尉馮熙來聘且弔喪也是歲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丞相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致馬二百匹錦千段及

方物
二年夏吳遣輔義中郎將張温來聘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厚意遂爲與國是年後主又遣鄧芝聘於吳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邊守兵多輒慮曹丕乘空美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内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川不能明孫赤心用致嫌疑孫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志此復有他圖芝再使吳帝數與芝

相聞饋遺優渥

七年吳大帝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名正義絶其盟好丞相諸葛亮曰吳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

變弘思遠益非丈夫之為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髙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震到武昌大

帝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幷涼冀
兖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丧
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刼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
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
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姦回偷取天位
而叡幺麽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
而髙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
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

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在盟誓故在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繇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亮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

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携貳若有害漢則吴伐之若有害吴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恊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於兹大吴神明鑒之是嵗吴黄龍元年也

吴大帝初為吴王黄武元年以使聘魏具破蜀軍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恩文

帝報使致𩣡子裹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詔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内迫罷敝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摇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刳備五臟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凶懼昔吳漢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景帝永安六年十月蜀以伐魏來告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别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降魏問至前後罷

後主元興元年晉司馬昭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相國參軍徐紹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齎書喻皓以平蜀之事致馬錦等物以示威懷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争强

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繇也方今主上聖明
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圯
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
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
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
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
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汎江順流而下陸軍南
轅徑取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

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靖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絫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巳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髙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今朝廷徐紹孫

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及於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晧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衡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久著深用依依令遣光禄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

德江表傳載皓書兩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陟璆至雒遇晉王相國覺乃遣還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王相國

宋高祖大明四年十二月後魏遣通和

明帝太始五年十一月魏人來和

七年三月魏人來聘

後廢帝元徽元年正月魏人來聘

三年六月魏人來聘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八月魏人來聘十月使騎將軍劉纉聘於魏

二年十二月魏人來聘

三年三月使輔國將軍劉纉聘於魏十一月魏人來聘

四年二月使通直郎裴昭明聘於魏

七年九月魏人來聘十一月詔平南參軍顔明聘於魏

八年六月魏人來聘

九年正月詔射聲校尉裴昭明聘于魏五月魏人来聘

八月使司徒參軍蕭琛聘于魏十月魏人来聘

十年二月使司徒叅軍蕭琛聘于魏

十一年四月魏人来聘

廢帝以永明十一年七月即位十一月魏人来聘

隆昌元年正月使司徒參軍劉斆聘于魏

海陵王延興元年八月魏人来聘

梁高祖普通七年十月放魏揚州刺史李憲還北

大通二年六月魏臨淮王元彧求還本國許之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為魏主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

中大通元年正月魏汝南王元悅求還本國許之

二年六月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悅還北為魏主八月庚戌輿駕幸德陽堂設絲竹會祖送魏王元悅

四年正月以太子左率衛薛法護為平北將軍司州牧衛送元悅入雒二月以親除太尉元法僧還北為魏王

大同二年十二月東魏請通和許之
三年七月東魏遣使來聘九月使兼散騎常侍張皐聘于東魏
四年五月東魏遣使來聘七月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聘于東魏
五年十一月東魏遣使來聘十二月使兼散騎常侍栁徇聘于東魏
六年七月東魏遣使來聘是月遣兼散騎常侍陸晏于

報聘
七年四月東魏遣使來聘是年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報聘十一月東魏又遣使來聘是月遣兼散騎常侍來狎報聘
十一年四月東魏遣使來聘
太清元年十二月遣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為東魏主
二年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埏聘于東魏結和
元帝太清五年簡文太寶二年也時帝承制於江陵猶稱太清年號二月魏遣使

來聘

承聖元年五月魏遣來賀平侯景

敬帝太平元年二月齊人來聘使侍中王廓報聘

二年四月齊遣使請和太平元年三月後齊軍繼至陳霸先皆大敗之至是通和

陳文帝天嘉二年六月齊人通好

三年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四月周遣使來聘五月周齊並遣使來聘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六年四月一作六月周遣使來聘十月齊遣使來聘
廢帝天康元年四月即位十一月周人來弔國哀
宣帝大建元年五月齊遣使來聘
二年五月齊遣使來弔
三年四月齊遣使來聘五月周遣使來聘
四年八月周遣使來聘
五年五月周遣使來聘
六年正月周遣使來聘

七年八月周遣使來聘

東魏孝静帝天平四年七月遣使散騎常侍李楷使于梁十二月梁武遣使來

元象元年十月梁武遣使來十二月遣陸操使于梁

興和元年六月梁武遣使來八月遣兼散騎常侍王元景使于梁

二年三月梁武遣使來五月遣兼散騎常侍李象使于梁十月梁武遣使來十二月遣兼散騎常侍崔謙使于

梁

三年六月梁武遣使來八月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使于梁

四年正月梁武遣使來四月遣散騎常侍李繪使于梁

十月梁武遣使來十二月遣兼散騎常侍楊裴使于梁

武定元年六月梁武遣使來八月遣兼散騎常侍李渾使于梁

二年三月梁武遣使來五月遣兼散騎常侍魏季景使

于梁十一月梁武遣使來

三年正月帝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使于梁七月梁武遣使來十月遣中書舍人尉瑾使于梁

四年五月梁武遣使來七月遣兼散騎常侍元廓使于梁

五年正月梁武遣使來四月帝遣兼散騎常侍李緯使於梁

六年九月梁武遣使來

七年二月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使于梁時魏收為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内寧静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内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禮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十一月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

二年正月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四月十日又遣使

朝貢

三年十一月梁王蕭繹即帝位于江陵是為元帝遣使來聘

四年閏十一月梁元帝遣使來聘

五年十月西魏伐梁元帝于江陵語清河王岳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為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安王蕭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

六年正月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尅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為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五月蕭明入於建鄴按梁書云七月入於京師六月詔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逷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絶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是月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初明在

梁為豫州刺史明梁武兄子兵敗為魏擒之世宗高澄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王和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嘗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王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日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朕可遣使諮論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是歲梁元帝為西魏

所滅顯祖詔立明為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
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
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丞相顯祖賜僧辯
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
復再三陳禍福僧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
之横江表危懼僧辯乃啓上黨王求納明遣舟艦迎接
上黨王饗梁朝将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梁
與東度齊師比及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康遂稱尊

號以智方為太子是冬覇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為太傅明疽發背殂

八年十月陳高祖武帝立遣使稱藩朝賀

十年三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九月使酈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莊在梁為永嘉王蕭明殂帝以莊主梁祀自湓賊城濟江即位于郢州莊為陳人所敗入朝封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十月

陳人來聘十一月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于陳十二月陳人來聘

三年四月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于陳六月歸宇文媼于周九月歸閻媼于周陳人來聘

四年四月陳人來聘

後主天統元年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于陳

二年三月陳人來聘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

道儒聘於陳十二月陳人來聘
三年四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于陳
九年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
周十一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諧使于陳
五年二月詔侍中叱烈長文使于周
武平元年正月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
二年正月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于陳四月陳遣使
連和謀反周朝議弗許九月陳人來聘十一月詔侍中

赫連子俛使于周

三年三月周人來聘八月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九月陳人來聘

四年正月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于周二月周人來聘

四月又來聘六月詔開府王師使于周

却貢獻

古者貢獻之制有藝有極苟非其道庸可取乎觀夫宋齊而下逮於梁室雖眷命攸屬而運歷非正乃有恭己

修德稽古發號不寶遠方之物不納非時之貢志存抑損道符簡易斯亦一時之美足垂於後焉

宋高祖永初中廣州嘗獻入洞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卧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佳乃嘆曰木牀甚費而況石邪即令毀之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即位斷四方上慶禮

明帝建武元年十月即位詔斷遠近上禮又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加禁斷十一月立皇太子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

二年十一月皇太子納妃褚氏斷慶禮

三年閏十二月皇太子冠斷遠近上禮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即位斷遠近上慶禮八月交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

二年五月斷諸郡縣獻奉二宮唯諸州及會稽職惟岳

牧許薦任土若非地産亦不得貢

十四年正月朔皇太子冠停遠近上慶禮

陳宣帝大建七年四月監豫州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

梁太祖乾化二年以丁審衢為陳州而審衢厚以鞍馬金帛為謝恩之獻帝慮其漁民復其獻而停之

册府元龜卷二百十五